

文集
159

高級中學

北新文選

第一冊

上海北新書局印行



一九三一年一月出版
一九三一年七月再版

高級中學
北新文選六冊

第一冊 實價三角五分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選註者 姜亮夫
發行者 北新書局
總發行所 北新書局
上海四馬路

分售處

北平 遼寧 成都
開封 廣州 南京
重慶

北新分局

高級中學北新文選編輯大意

一 本書所選各文，不僅文辭茂美，且含義豐富，決無空疏簡陋之篇章滲雜其間。裨益學者，良非淺鮮。

二 本書組織精密，每一年級皆以一種文體一家學說爲中心。一年級以墨家爲主，兼及儒家；二年級以道家法家爲主，並完成儒家；三年級以文化史爲中心，一方面收束一二年級，一方面擴大學術範圍。其他記敘文藝兩類篇章，亦足以輔助論說文，使讀者不僅能辨別文體，且可對於各種學派得一系統之概念。

三 本書大體分爲論說記敘文藝三類，每類所選各文，皆互有關係，尙希讀者注意及之。

四 本書所選各文，除萬不得已，略加刪節外，皆全篇採用。

五 本書遇有篇幅較長之文，除爲分段外，並於每段特製小題，以省學者腦力。

六 本書於每文後，皆有精要之題解，以佐學者省覽。

七 本書於文中疑難處，皆有精詳之註釋，而各註之有古註可采者，全用古註；古註有誤者，亦時加辨訂。

八 本書各文，皆加新式標點，並爲分段，以便誦習。

九 本書各文，採自何書，皆詳爲註明；而該書之版本，亦一併註出，以便參照。

一〇 本書雖以周秦諸子爲主，凡文學史上之名著，亦大體具備。此外如司馬遷王充劉知幾之於史學，劉勰之於文學，論議精湛，亦選錄甚多。

一一 本書編者恐讀者有緬懷故墟之誤，因亦兼選指導思想之文，俾得觀摩之益，而無固執之弊。

一二 本書期爲一較完善之教科書，隨時修訂。尙望宏達大雅，相與商兌。而不免錯誤之處，亦望不吝珠玉之教。

高級中學北新文選第一冊目次

篇次	級別	篇名	作者	頁數	出處
1.	—	少年中國	梁啓超	一	飲冰室全集
2.	—	思想解放	梁啓超	二	飲冰室全集
3.	—	國人不可不醒的大迷夢	唐 鈺	三	中國史的新頁
4.	—	勉學 (補白)集意林引昌言三則	顏之推	二	顏氏家訓
5.	—	語錄	馬 總	—	意林
6.	—	學術與國粹	朱 熹	一	—
7.	—	論諸子的大概	陳獨秀	一	新青年
8.	—	墨子傳略	章炳麟	三	國學演講集
	—		孫詒讓	十六	墨子閒話

高級中學北新文選第一冊目次

二

(附) 墨子書

梁啓超

墨子學案

9. 墨子的環境及其學說淵源

梁啓超

三

墨子學案

10. 尙同上

墨翟

二

墨子

(補白) 求賢詔

劉邦

11. 法儀

墨翟

二

墨子

12. 兼愛

墨翟

二

墨子

13. 非攻

墨翟

一

墨子

14. 非樂

墨翟

二

墨子

15. 樂論

墨翟

二

墨子

16. 伐檀

張籍

一

詩經

(補白) 野老嘆

張籍

全唐詩

17. 碩鼠

詩經

一

詩經

(補白) 孔子過泰山側

禮記

18	北門	一	詩經
19	論衡自紀篇	一	十二 論衡
	(補白)後漢三賢贊之一		韓愈 昌黎先生集
20	弔古戰場文	一	李華 二 李遐叔文集
21	新豐折臂翁	一	白居易 一 白氏長慶集
22	明清詩詞選	一	高啓等 七
	(補白)子夜詞		吳偉業
23	陸放翁詩詞選	一	陸游 三 劍南詩鈔
24	爲兄上書	一	班昭 一 後漢書
25	刺客列傳	一	司馬遷 十一 史記
	(補白)結客少年場行		李白 書刺客傳後 王安石
26	游俠列傳	一	司馬遷 五 史記
	(補白)俠客行		李白 李太白集

高級中學北新文選第一冊目次

四

27	1	楊王孫贏葬	班固	二	漢書
		(補白)厚葬	顧炎武		日知錄
28	1	諫起昌陵疏	劉向	四	漢書
29	1	文人摹倣之病	顧炎武	二	日知錄
		(補白)隨園論詩	表枚		隨園全集
30	1	論文雜記	劉師培	一	國粹學報
31	1	關雎序		二	毛詩
		(補白)呂氏春秋音初篇	呂不韋		呂氏春秋
32	1	詩譜序	鄭康成	三	詩毛傳鄭箋
		(補白)日知錄吳楚諸國無詩	顧炎武		日知錄
33	1	琵琶行	白居易	二	白氏長慶集
34	1	明湖居聽書	劉鶚	三	老殘遊記

少年中國

梁啓超

欲言國之老少，請先言人之老少：

老年人常思既往，少年人常思將來；惟思既往也，故生留戀心；惟思將來也，故生希望心。惟留戀也，故保守；惟希望也，故進取。惟保守也，故永舊；惟進取也，故日新。惟思既往也，事事皆其所已經者，故惟照例；惟思將來也，事事皆其所未經者，故常敢破格。

老年人常多憂慮，少年人常好行樂；惟多憂慮也，故灰心；惟好行樂也，故盛氣。惟灰心也，故怯懦；惟盛氣也，故豪壯。惟怯懦也，故苟且；惟豪壯也，故冒險。惟苟且也，故能滅世界；惟冒險也，故能造世界。

老年人常厭事，少年常喜事；惟厭事也，故常覺一切事無可爲者；惟喜事也，故常覺一切事無不可爲者。

老年人如夕照，少年人如朝陽；老年人如瘠牛，少年人如乳虎；老年人如僧，少年人如俠；老年人如字典，少年人如戲文；老年人如鴉片烟，少年人如白蘭地酒；老年人如別行星之隕石，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島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，少年人如西伯利亞之鐵路，老年人如秋後之柳，少年人如春前之花；老年人如死海之瀦爲澤，少年人如長江之初發源：此老年與少年，性格不同之大略也。

梁啓超曰：人固有之，國亦宜然！……

思想解放

梁啓超

要個性發展，必須從思想解放入手。怎樣叫思想解放呢？無論什麼人向我說什麼道理，我總要窮原竟委想過一番，求出個真知灼見。當運用思想時，絕不許有絲毫「先入爲主」的意見束縛自己，空洞洞如明鏡照物。經此一想，覺得對我便信從，覺得不對我便反抗。

「曾經聖人手，議論安敢到。」這是韓昌黎極無聊的一句話。聖人做學問，便已不是如此。孔子教人擇善而從，不經一番擇，何由得知他是善？只這個擇字，便是思想解放的關目。歐洲現代文化，不論物質方面、精神方面都是從「自由批評」產生出來；對於在社會上有力量的學說，不管出自何人，或今或古，總許人憑自己見地所及，痛下批評。批評豈必盡當，然而必經過一番審擇，纔能有這批評，便是開了自己思想解放的路；因這批評，又引起別人的審擇，便是開

了社會思想解放的路。互相潛發，互相匡正，真理自然日明，世運自然日進。倘若拿一個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，範圍一世人心，無論其人爲今人，爲古人，爲聖人，無論他的思想好不好，總之是將別人的創造力抹殺，將社會的進步勒令停止了。須知那人若非經過一番思想，如何能創出這金科玉律來？我們既敬重那人，要學那人，第一件便須學他用思想的方法。他必是將自己的思想脫掉了古代思想和並時思想的束縛，獨立自由研究，纔能立出一家學說；不然，這學說可不算他的了。既已如此，爲甚麼我們不學他這一點，倒學他一個反面？我中國千餘年來，學術所以衰落，進步所以停頓，都是爲此。

有人說：思想一旦解放，怕人人變了離經畔道。我說：這個全屬杞憂。若使不是經，不是道，離他畔他不是應該嗎？若使果是經，果是道，那麼，俗語說得好：「真金不怕紅爐火。」有某甲的自由批評攻擊他，自然有某乙某丙的批評擁護他，經一番刮垢磨光，越發顯出他的真價；倘若對於某家學說不許人批評，倒像是這家學說經不起批評了。所以我奉勸國中老師宿儒，千萬不必因此着急，任憑

青年縱極他的思想力，對於中外古今學說隨意發生疑問。就是鬧得過火，有些「非堯舜、薄湯武」也不要緊。他的話若沒有價值，自然無傷日月，管他則甚！若認為穀得上算人心世道之憂，就請痛駁起來呀！只要彼此適用思辨的公共法則，駁得針鋒相對，絲絲入扣，孰是孰非，自然見個分曉。若單靠禁止批評，就算衛道，這是秦始皇「偶語棄市」的故技，能穀成功嗎？

還有幾句打破後壁的話，待我說來。思想解放，道德條件一定跟着動搖，同時社會上發現許多罪惡，這是萬無可逃的公例。但說這便是人心世道之憂，卻不見得。道德條件，本是適應於社會情形建設起來。社會變遷，舊條件自然不能適用。不能適用的條件，自然對於社會上失了拘束力，成了一種殭石的裝飾品。一面舊條件既有許多不適用，一面在新社會組織之下，需要許多新條件，卻並未規定出來，道德觀念的動搖，如何能免？我們主張思想解放，就是受了這動搖的刺激，想披荆斬棘求些新條件，給大家安心立命。他們說解放思想便是破壞道德，道德二字作何解釋，且不必辨，就算把思想完全封鎖起來，試問他們所謂道德，

是否就人人奉行，舊道德早已成了「具文」，新道德又不許商榷，這纔真是破壞道德哩。至於罪惡的發現，卻有兩種原因：第一件是不受思想解放影響的。因為舊道德本已失了權威，不復能拘束社會，所以惡人橫行無忌。你看武人政客土匪、流氓，做了幾多罪惡，難道是新思想提倡出來嗎？第二件，是受思想解放影響的。因為提倡解放思想的人，自然愛說挾破藩籬的話，有時也說得太過。那些壞人就斷章取義，拿些話頭做護身符，公然作起惡來。須知道也不能算思想解放的不好，因為本來是滿腔罪惡，從前却隱藏掩飾起來，如今索性盡情暴露，落得個與衆共棄，還不是於社會有益嗎？所以思想解放，只有好處，並無壞處。我苦口諄勸那些關心世道人心的大君子，不必反抗這個潮流罷。

國人不可不醒的大迷夢

(選唐著中國史的新頁)

唐 鉞

假如有人說：「現在世界上最沒有出息，最受人作踐，最值得亡國的就是我們中國人，」我們纔聽，不免要生氣；但是，細細想來，這話並不是完全不顧事實的胡說。恐怕這話不特不是不顧事實，而且是很合於事實。這樣說，國中無論什麼人，凡稍有知識的，都應該抱亡國的危懼，努力作將來的打算。然而——說來可怪——這樣危懼，這樣打算的人卻是一般軍閥，以及軍閥的附屬物——老的、中的、小的政客們；不過，他們的危懼與打算，止在於趁國家沒有亡到完滿的時期，享一享高度物質生活罷了。至於許多所謂智識階級的人，雖然也知道國勢的危險，但總沒有當當真真地危懼。這沒有別的原因，不過是他們有意無意之中都以爲中國總歸是不會亡的，罷了。

他們深信中國不會亡的理由是：中國人到了今日，已經有四五千年的歷史；

在這幾千年中，他的文化雖然有時停滯，他的國家雖然有時被征服，但統看起來，總算一脈相承，綿連不斷，自有歷史以來，像這樣的民族，竟是絕無僅有：這樣看來，中國民族一定有他的與眾不同的特性，使他能穀維持他的國家到這麼久。

因為他們深信中國人有這種特性，所以他們到處想找他出來。有的說是由於我們民族的孝弟，有的說由於他的勤儉，有的說由於他的性喜和平，有的說是受「儒家哲學」之賜。這些臆說，因為有許多西洋人或「強作解事」，或「信口開河」，或有意討中國人的歡喜以便乘機利用，也不時發放這些論調，我們就大信特信，以為這是一種毫無可疑的事實。我們如果真有美德，當然不必故意謙遜；但我們不可不嚴重地向自己考問：「我國人果然大多數比別國的人孝弟嗎？我們社會中所流行的孝弟行為果然不是大半形式的嗎？我們中國除了可憐的窮百姓以外有幾個是真勤儉的呢？就是窮百姓的勤儉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富於效率的勤儉呢？我們的喜和平，難道不是一種畏事怯懦的假面具嗎？至於「儒家哲學」，得

多失多，尙未可定，縱使就是大部要得的，他對於中國人的影響，除了士大夫的「談忠說孝」，「代聖賢立言」，大出喪如此等類的形式的行爲以外，有多少普遍的——對於全民族的——影響呢？——

假如中國人真具有使他總歸不亡國的特性，我們不應該向這些不普遍不深入的行爲或文化產品上面着想，要找得普遍的深入的特性才行。中國人的性質，要說是普遍、深入的，我想除了好做官、喜掉文兩件以外，再沒有別的。羨慕做官的心理，不特「士的階級」如此，別的階級也這樣；乃至說才子佳人風流韻事的戲曲彈詞，也以「夫榮妻貴」，或「妻榮夫貴」（！）相炫耀。至於掉文的根性，更是普遍而深入。知書識字的人固不用說；卽目不識「丁」的人也要引些念着別字的書語，貼些寫着別字的春聯。但我們無論怎樣把這兩種特性，「翻來覆去地看」，實在看不出他會有什麼綿延國運的魔力——不特沒有這種力量，恐怕或許有相反的功能！

我想我們對於要找得中國人維持國祚的特性的努力，等於蒼蠅要在關緊的玻璃